上 篇

少年胡雪岩的处世智慧

雍正、乾隆年间,安徽绩溪胡家名满天下,不过到了胡雪岩祖父辈这一代，朝中朋党、满汉之争加剧，胡家大受牵连,从此一蹶不振,至胡雪岩时,绩溪胡家已无人再提。

胡雪岩年幼便喜筹划，逢事必三思而后行，名为少年，实则老成,家人感到十分惊异:“胡氏后继之人,在此子乎?”遂送其入江南名儒柳风和门下，望其发愤图强，重振家门声誉。不料胡雪岩志不在书中的圣人之言，而在经世致用；他认为圣人之言，未必有所用；专谈非有所用的圣人之言，不但于家国无益，对个人建功立业也没有实质帮助，故而舍弃不读。如此离经叛道，自然被老师送出门下。不过，老师也不责怪他,只说:“君亦有志,不必勉强尔。”从此以后,胡雪岩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，并曾混迹于青帮。胡雪岩为人机警伶俐，个性忠义仁厚，很快便受到帮中长老的赏识，日日飞鹰走马、快意恩仇,不料帮中内讧,胡雪岩被迫远走杭州。在杭州，他遇到同样落魄的王有龄，一生的命运因此而改变。

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”本书乃就胡氏发迹前的种种经历,细细剖析,使人知其成功乃事出有因,少年已露形迹,绝非偶然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
有志甚于有财



身世的不幸对于弱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，但对有志之人来说却是一帖催其奋进的良药，环境越险恶，他的斗志就越高昂，意志就越坚定，求胜的欲望也越强烈。

安徽绩溪胡家原来是个显族，族中不少人都曾担任当朝的大臣，不过到了胡雪岩这一代，却早已没落。胡雪岩年幼丧父，他的母亲又是胡家的偏房，一个人在穷困之时，总会受到许多目光短浅之人的嘲弄，而一个穷愁潦倒的世家子弟，则更是众人欺侮的对象。

身世的不幸对于弱者来说,无疑是雪上加霜,但对有志之人来说，却是一帖催其奋进的良药，环境越险恶，他的斗志就越高昂，意志就越坚定，求胜的欲望也越强烈。胡雪岩当时年纪虽小，却胸怀大志，对于俗人的欺凌他常不以为意，总是一笑置之，就连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也不由得暗自佩服。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：“宁欺老年富，莫笑少年贫。”就是说一个老年人有如快要落下的夕阳，纵使钱谷满仓,权势遮天,那也只是一时而已,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,转眼之间就会被后来的年轻人取而代之，所以人们又常说：“不求谷满仓,只求儿孙贤。”人只要年轻,就有成功的本钱，如果能再立下大志，潜心修为，那么成功就一定指日可待了。

绩山虎踞龙蟠,蜿蜒数百里,沿途风光如画,绩溪则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好从山脚下缓缓流过,站在山顶上纵目远望时,绩溪就如同一条银亮的玉带，在层峦叠嶂中飘动。

说起绩山绩溪,在古时属徽州,原名芙山芙溪,因山中多芙蓉，故因此而得名，溪则因山之故，遂亦称之为芙溪。时至东晋,名士陆绩为徽州太守,陆氏性喜山水,又是至情之人,公务之余,悠游于芙山中,常择风清月白之夜,于芙溪旁燃炬与众幕僚吟诗联句,逸兴所至,陆氏便乘风起舞,高歌古调,其词“: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,书短而夜长,何不秉烛游!'歌声慷慨激昂,不绝于耳,闻者无不落泪。

山水虽好,陆绩三年任期满后,朝廷一纸内调令,使得他不得不收拾行李，入朝赴任。陆绩为官清正，善体民意,在徽州三年,吏治清明,政通人和,百姓无不感恩,听闻陆氏即将远行,于是扶老携幼,十里长亭,夹道相送。山水之美、人情之厚，从此别矣！面对此情此景，陆绩心中感慨万千,欲去又止,一路上流连作别,十日方出徽州。

名士一去,山水寂寞,当日的盛会不再,激昂之词也不复听闻,徽州的老百姓平添了几许惆怅,于是上书朝廷,请求将芙山芙溪改名为绩山绩溪,以此来褒奖忠臣,表示山水故旧之思。朝廷特予恩准，绩山绩溪之名由此而生。山水因人而得名，人又因山水得以传诸后世，山水人物相得益彰,俱为后人所知。

绩溪中游乃是三水汇合之处，岸上有一风景秀丽的无名小镇。明朝末年,南北战乱纷扰,到此僻静小镇来避难的人也日渐多了起来，昔日荒凉的小镇，一下子变得人丁兴旺,热闹非凡,犹如大都市般,到了清朝开国元年,遂将小镇建为绩溪县城。

在明末的这群移民中，有一位姓胡名云友的旅客。胡云友原籍河南开封府,家中虽然富庶,可惜人丁稀落,至胡云友时已是四代单传。云友年轻时曾有意于功名，读书十分勤奋,十八岁时一举夺得乡试第一,正准备三年过后再行蟾宫折桂时,不料世事陡变,风云突起,李自成于陕西起兵，响应者云集。而在北方，满洲人也开始越过长城，进攻大明,天下形势一片大乱。大明朝廷此时正忙于平乱、稳定江山，需要的是能建立军功的将帅，至于科举文教方面的事，自然就变得无足轻重,甚至在十年之内,不曾开科取士。

眼见科举之路无望，胡云友便决定投笔从戎。幸好双亲已经过世,家中亦无他事需要牵挂,仔细交代过几个老仆后,他便到北方投奔三北经略使——袁崇焕。

中国自秦朝以后,便有汉夷之别,行政上最明显的分界线就是长城,长城以内为大汉,长城之外则为夷狄。长城之外,土地贫瘠 ,远不如中原的繁荣 不过,在那片土地上却有数十个游牧民族,其中以匈奴族最为强大。秦帝国时,匈奴屡次入侵中原,有时甚至到达陕西的渭水,深入秦王朝的中心,有如出入无人之境,秦始皇非常担心,问计于群臣,宰相李斯于是提出了一个办法 修长城。

要在辽阔的北方建立一道城墙去拦截匈奴，听起来确实有些荒诞不经，所以当时的大臣们都认为李斯只是在做白日梦，就连始皇帝也忍不住要笑他。不过李斯却自有一番理由和说法,他说"理由有四：一、北方地幅辽阔,匈奴乃游牧民族,来去较无定所,不易歼灭。二、自大散关、阴山一线后,匈奴铁骑长驱直入,中原防不胜防,无险可守。三、匈奴性行强悍,地无生物,必人中原强掳。四、大秦继商周之

后,一统天下,地域之大,甚于商周,如果再建一道万里城墙，中原从此可以永保太平，皇上的赫赫声威也可千秋万代、永世不灭。”

这一席话说得秦始皇颇为动容，于是便批准了这个疯狂的计划。

大约花了十年的光阴,长城才稍具规模,但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已经大大地发挥出来：匈奴人的铁骑每至长城之下，因为无从逾越,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。然而,修筑长城对于防外虽然得心应手，但对秦王朝内部而言却种下了动摇国本的隐患。为了建长城，秦始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最后也亡了国。始作俑者李斯则落得满门抄斩，历史在这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

虽然朝代不断地在更迭，但长城在军事上的地位却一日比一日更形重要。汉至唐，唐至宋，都曾对长城大力修护,至明朝后期,长城就建筑本身而言可谓登峰造极,从甘肃一直到山海关，整座长城简直就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杰作 然而在战略防守上,它却并非固若金汤,甚至可以说是岌岌可危。

此时在长城之外的，正是日益强大的满族。1616 年，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建立‘ 大金国 ”,从行政上开始与明朝分庭抗礼,在往后的十多年中,满洲人逐渐吞并了其他的小部落，并且有了南下之意。由于火药的发明和器械的进步，满洲的军队便时常趁明军守备空虚之时越过长城，骚扰南面的居民，于是朝廷便派袁崇焕负责北方的防卫。袁崇焕到任后，曾和满洲人在长城沿线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冲突，双方各有伤亡,他在长城沿线加派重兵,并不时派军队出长

城去驱逐满洲人,效果虽然不大,但至少声势惊人,朝廷为此大肆褒奖了袁崇焕，许多人更因此而得以建功立业。有不少年轻人对此心向往之,纷纷仿效汉代的霍去病,高唱从军乐“:匈奴不灭,何以家为 ?”而胡云友就是存着这样的抱负与想法。

胡云友到了北方后,立即投入袁崇焕的军中,在和满洲人的战役里,他表现得十分机智、勇敢,于是受到袁崇焕的注意，很快地就从无名小卒变成了袁崇焕的心腹。不过好景不常,由于宦官诬告袁崇焕谋反,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召回京中，以叛逆罪凌迟处死。接着便开始株连袁崇焕的部下,解散他的旧属。胡云友得到消息后，连夜奔逃才得以幸免于难。

经过这件事后，胡云友的功名之心已消失得一干二净,他决定回家闭门读书。不料回到开封后不久，李自成又开始逐鹿中原。开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自然是首当其冲。胡云友虽不惧怕李自成，不过他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已感到十分厌倦，一想到朝廷和李自成的军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分出胜负,他索性变卖家财,将奴仆打发走,开始四处云游。

几年之后,胡云友偶然路过安徽绩溪,看到那里的青山绿水，他忽然兴起了想在此安定的念头，于是他依山傍水,缘溪建屋,绩溪胡家便在此处落地生根。

胡氏四代单传的命运在胡云友这儿起了重大的变化,他娶妻生子,后来儿孙满堂。俗话说“:三代之后,必有中兴者。”胡家真正兴旺发达起来,确实在胡云友之后的第三代,那时明朝已亡,大金国已改国号为大清国,天下正值雍正年

间。这时胡家的两个子弟都相继金榜题名,考取了进士,并且都受到朝廷的重用:一人入主军机处,一人被点为礼部侍郎。胡家的老夫人则被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,胡宅由皇帝钦命地方拨款重修,并建立胡氏祠堂。此时提起绩溪胡家,天下无人不知。

清王朝以满人为天,汉人为地,满汉相争由来已久,即使在朝中也不例外。雍正年间,朝中满人无论才与不才,大都位居要津,握有重权,而汉人的官职则有名无实。胡氏的两名子弟身为汉人,在朝中为官自然要替汉人说话,大力延引汉族的俊才,但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满洲贵族的嫉恨。这些贵族开始在雍正面前说胡氏兄弟的坏话:"汉人狡猾,不可以轻易委以重任,如今在朝中的汉官曾与胡氏兄弟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,胡氏兄弟俨然是汉人的首领,长此以往,必定图谋不轨。"

对于贵族的谗言,雍正虽颇不以为然,但他觉得还是小心为宜。他之所以重用胡氏兄弟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笼络汉人,表示他视天下人俱是大清的子民,心中并无满汉之别。如今看来,时机尚未成熟,却先引起族人的不满了,若依此发展,朝中的满汉之争恐怕将急速加剧,于是他想了一个好方法。

退朝后,雍正留下胡氏兄弟,对二人说:"朕待二位爱卿如何?"胡氏兄弟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,齐声说:"圣上待我兄弟恩重如山,臣等万死不足以为报。"

雍正说:"天下议论纷纷,皆以为朕心中没有满汉之别,君等以为如何?"

胡氏兄弟说:"天下是圣上的天下,天下的子民皆是圣

上的子民,圣上的仁义如蛟龙行空、雨露播于四海,天下无论贤与不肖,皆受润泽,子民无不感激涕零,可见圣上确无满汉之别。”

雍正一笑:“敢问二位爱卿,心中可有满汉之别?”

胡氏兄弟面面相觑,无以为对。如果说有,岂不是和皇帝唱反调?如果说没有,其实是在说谎,也算欺君之罪。这时军机处的那位胡家老大灵光一闪,说:“臣等惟圣上马首是瞻,言下之意是没有。圣上您睿智洞烛,您说有我等就有,您要扯谎说没有,那我们也只好说没有了。”

雍正说:“好一个马首是瞻!朕既无满汉之别,臣等想来也是没有的。那好,今日我令二位爱卿中的一人人我满洲旗籍,另一人仍可保有汉籍,以此明天下满汉无别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?”

胡家兄弟顿时哑口无言,但君无戏言,他们只好顺从雍正的旨意:胡家老大仍留有汉籍,礼部侍郎则加入满洲旗籍。雍正于是对朝臣广为宣扬,说胡氏兄弟不计个人得失荣辱,一心只为圣上分忧,确实是朝廷的大忠臣。不料这样却引起了朝中汉族大臣对胡氏兄弟的反感,既是同胞兄弟,何以一人为汉,一人为满?大臣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了讨雍正的欢心,不惜哗众取宠、卖祖求荣。而以前的那些满洲贵族本来就妒忌胡氏兄弟的名位,如今见他二人被雍正如此吹捧,心中更是恼怒不已,于是想尽办法要与胡氏兄弟作对。

虽然有雍正的夸奖,但从此胡氏兄弟在朝中的声誉却一落千丈。不久,雍正遭人暗杀,据说是他的汉化政策引起满洲贵族的不满,于是贵族们决定谋害雍正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雍正之后便是乾隆,乾隆年幼即位,受到满洲贵族的胁迫,被迫采取抑汉政策,他大肆延用满人,而对于像胡氏兄弟这样的前朝重臣,大都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法,一个一个将其赶出京城。胡氏兄弟知道大势已去,便索性告老还乡,归隐林泉。此后胡氏子弟在科举升迁方面并不如意，家势日渐衰败,到后来,绩溪胡家的光荣历史除了胡家自己仍爱从头谈起之外，在他人的记忆中已是过眼云烟。

山水佳处,必出杰人,过了三代之后,绩溪胡家又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——胡雪岩。在胡氏这个大家族中,胡雪岩属于偏房支系,他的父亲读过几年书,体质很弱,成亲不久后就染上痨病,看遍了名医,也花光了家产,依旧无药可治，最后在胡雪岩五岁时便过世了。

丈夫死后,雪岩的母亲张氏日日以泪洗面,因为她在胡家也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人，所以只好带着年幼的胡雪岩回到娘家。

俗话说得好“: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 在家从父,出嫁从夫。”张氏在娘家待了一年多,成天足不出户、无所事事,张家的几个媳妇也是多嘴之人,便开始闲言闲语,说她有脚有手,在胡家有田有地,却要跑回来吃闲饭。而且胡家也派人来,说胡雪岩毕竟是胡家的骨肉,还是回到胡家去比较好。

张氏的父母虽然心疼女儿，但也没有什么立场将她留在身边,于是便劝她“:千怨万怨只怨你的命薄,年纪轻轻就守寡,如今虽然丈夫已死,但你终究还是胡家的人,长期住在娘家总不是个长远之策。女人的本分在于相夫教子，而今你相夫不成,好在膝下尚有一个儿子,好好教养,有朝一

日成就大器,也不枉你在这世上走一遭!”

话已如此,张氏只得顺从父母的意思,收拾好行李,就这样哭哭啼啼地带着胡雪岩回到了胡家。没想到不到一年的光景，胡家门前已是野草横生，屋檐蛛网四处遍布，庭园里空空落落的，张氏看了不禁一阵心酸。

经过这件事后,张氏的心性大变,她自知回返娘家已是无望，如今凡事应以持家为重。于是她先将屋前屋后打扫收拾了一番,雪岩年纪虽小,却也知事,在一旁东搬西挪,帮助母亲打扫。一番清扫后，已是入夜时分，母子俩皆疲惫不堪,草草吃过饭后,便上床歇息。

张氏因为心里有事，无法入睡,她怕惊扰到孩子,于是悄悄起身，在庭中踱步，突然听见房中有声响，张氏心里一惊,走回房中,定神细看,发觉小雪岩的眼角尚有泪痕。

张氏这才明白，原来小雪岩也睡不着。于是她轻轻地拍着雪岩说:“孩子,有什么心事吗?何必装睡,瞒着娘呢?”

小雪岩这才睁开双眼:“娘,孩儿是有心事,不过不足为娘道!”

几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不足道的心事？张氏感到十分奇怪:“孩子,有什么话不能对娘说?但说无妨,不然娘要怪你了!”

雪岩说:“孩儿见娘成天忧心不已,却又不能替娘分担一点忧愁，孩儿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，好照料母亲。心中反复思索此事，由是不能入睡，又怕惊动娘，惹起娘的伤心事,所以只好闭目装睡。”

这一番话说得张氏心中又喜又悲，喜的是雪岩小小年纪，居然能有这一份孝心；悲的是她居然让这么个孩子和自

己一起承受如此大的生活压力。悲喜之中，她忍不住抱住小雪岩,喃喃地说:孩子,你一定要立大志、建大业,才不枉娘受这些苦。”

小雪岩瞪大双眼、握紧拳头说:娘,我长大后,一定会像老祖宗那样当大官，让您吃遍山珍海味，穿尽绫罗绸缎，一辈子荣华富贵、无忧无虑，我还要请皇帝也封您一个夫人!”

张氏一听心中更加欢喜,忍不住说:孩子,大丈夫无戏言,今日的话你可要牢牢记在心里,发愤努力,纵然有朝一日娘看不见你的飞黄腾达,九泉之下,娘也能含笑瞑目了。”

雪岩说:娘请宽心,孩儿一定会好好努力,不辜负娘的一片苦心。'从此以后,张氏便全心全意地教导雪岩。

之前为了替雪岩的父亲医病，家产几乎都被变卖典当，只剩下几亩薄田,张氏回娘家时,这几亩田就让胡家的几个兄弟耕作,如今张氏已回到胡家,可是几个兄弟对还田的事却闭口不提,分明是欺负他们孤儿寡母。

张氏有几次上门要田,他们大都闪烁其词,其中有一房更是无礼,竟要张氏出示田契来 '祖宗传下来的田,哪有什么田契 '张氏便去找族中的执事,想要讨个公道,不料那执事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,他与那几房兄弟交情厚,便袒护他们，说那几亩地本来就是雪岩的父亲向人家借来耕种的,现在既然人都死了,人家想要回去,也没什么不对 '当然,他们也考虑到孤儿寡母的生活不易，所以田可以先暂时不收回去,还是由张氏耕种,但是每年每亩田须缴交一袋谷米权当租税。

张氏的眼泪都哭干了。幸好族中尚有忠义之士，不敢

怒却敢言，他们偷偷地劝张氏去衙门告状，张氏无计可施，只好自己写了一张状纸，准备上县城去。

消息一传开，那几房兄弟纷纷乱了阵脚，赶紧去找执事，要他出面做和事佬。执事自己也心虚，生怕事情闹大了,不好收场,于是就劝那几房兄弟把地还给张氏。

那几户人家虽然不大情愿，但还是陆陆续续地将田还给了张氏，惟一的条件是张氏必须将今年田里的收成给他们。

田是收回来了,不过一个妇道人家,对于种田插秧、春种秋收，根本就是个门外汉，张氏索性把几亩田全租了出去,等秋天谷熟时,再收些田租。她还在门前屋后开了几分荒地,种些蔬菜,日子虽然过得艰困,但勉强还撑得下去。

家族里的一些人也可怜他们生活不易，所以每逢年关节气时,都会送点钱财米粮过来,张氏也不拒绝,这样一过就是好几年。张氏的父亲曾是个秀才，所以她从父亲那儿也学会识字。平时在家，张氏便自任老师，教雪岩百家姓、千字文之类的东西。不过,成天‘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 ”‘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 ”,雪岩虽早知世事,但毕竟还是个孩子，生性贪玩,刚开始时还学得下去,日子久了,便如坐针毡,口中虽然念念有词，人却早已魂飞天外了。

张氏看了又急又气，有时忍不住从门前的柳树上拆下一根柳条，捉住雪岩就是一阵猛打。旁人只要见到雪岩浑身青紫,就知道他一定又惹事了,便劝他以后一看到母亲生气,就赶紧跑开,等到母亲气消后再回去。

雪岩说“:求学不认真,让母亲生气已是不孝,哪里还敢在她老人家生气的时候跑开,让她更生气呢!”

张氏知道以自己的学识已经没有办法再教雪岩了，可是要让雪岩去私塾读书,家里又没有钱,于是她心一横,把仅有的几亩薄田卖了,凑足学费,就这样将雪岩送到了邻村的一位老秀才那儿。

在私塾中，胡雪岩表现得十分聪慧。一日在学堂的后花园中，老秀才注意到胡雪岩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树上的一只大鹏鸟,于是问:雪岩,庄子有云:‘大鹏发于北海,止于南溟,搏扶摇而上九万里。’不知此鹏何以屈居于此,失却高飞之志?”

就在此时，大鹏鸟突然仰天长鸣了起来。胡雪岩说：“此鸟并非失却高飞之志,因辗转飞却十万里,暂于此树歇息罢了。”

老秀才说:你非大鹏,何以知之?”

雪岩回答:老师亦非我,何以知我不知大鹏之志?”

老秀才一时无语,想了半天,说:人有人言,兽有兽语,你我同为人类,自是纵论人事,又岂能与禽兽相提并论!”

胡雪岩回答:人欲位居于庙堂之上,龙欲升于九天之上,虎欲啸傲于百兽之上,物虽各有不同,其志一也,由此而知,此鹏必有高飞之志也。”

话还未说完，树上的大鹏鸟已怒振双翅，冲天而去了。

此后，老师便对胡雪岩刮目相看。

又一日,胡雪岩和一群孩子外出玩耍,在路边发现了一株李树,上面结满了果子,孩子们一拥而上,抢摘李子,只有胡雪岩依旧自顾自的往前走。有个路人看了便问他:你为什么不去摘李子吃?”

胡雪岩说:春花秋实,此是果木之性也 李树四月扬

花,九月果熟,方才味美可口,食之无碍。今乃七月,此树已结实累累,定有离异之处,此树又临于大道之上,来往人多,果实竟得以保全,由此可见,果必不佳。”

这时，刚刚爬上树的孩子们全都连声叫苦，纷纷下树，原来那些果实果然酸涩苦辛，不堪入口。

小孩子性行顽劣，大都视读书为畏途，成天乐于斗鸡、捉虫、黏知了。胡雪岩也不喜欢读四书五经,不过他却对算学方面的书很有兴趣,例如《九章算术》、《算经》,而且他的心算极快,街上那几个当铺的老伙计惯用算盘,都还赶不上他的心算快。秋收时，别人来缴谷租，张氏的算盘还没打，雪岩五指一掐,就已经开始报谷数了,张氏一算,竟毫粒不差。

在别的孩子眼里,胡雪岩确实是个很好笑的人,因为他放学后,都会在小河边的沙地上划来划去,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算些什么。于是这些孩子就替胡雪岩取了个绰号“:胡算盘 ”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胡雪岩已经十四岁了。有一天,胡雪岩放学后没有回家,独自坐在小河边演算《九章》。一个道士正好经过此地，想找人问路，看见胡雪岩坐在那儿，便想向他问路，可是他看胡雪岩埋着头半晌没有应声，感到十分奇怪,便探头看胡雪岩究竟在算什么,一看不禁大声赞叹“:小兄弟,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,竟然懂得《九章》的演算法!”

胡雪岩这才抬头一看,眼前站着一位身穿道袍、鹤发童颜的老道士。平日吃斋念佛的张氏常对雪岩说“:不看僧面看佛面,平人不怜怜道人。’受到母亲的教诲,所以胡雪岩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